



7.5

余党末日

曹 大 澄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的一个傍晚。一辆黑色小汽车风驰电掣般地掠过幽静的香山公路，飞奔过来，打个急转弯，又沿着长安大街迅速驶去。工业总局的陈文和秦大川神情急切，沉默不语，正在思考着如何完成这次去上海的任务。十月初的日日夜夜，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个关键时刻，上海风雷机械厂试制的“红旗——二号”新产品的生产，突然停顿下来了。这将严重影响一项科学研究项目的原定计划。此刻，小汽车冲进北京机场，在候机楼前紧急刹住。陈文、秦大川匆匆忙忙办完登机手续，朝停机坪走去。

夜色降临，机场仿佛被一片轻柔的黑色纱幕覆盖着。一架银灰色的巨型客机轰鸣着冲上夜空，消失在黑沉沉的远方。

陈文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他坐在机舱尾部靠近舷窗的一个座位上，紧皱眉头，眼盯着舷窗外深远无涯的黑暗夜空，苦苦地沉思着：上海为什么停顿了“红旗——二号”新产品的生产，而去突击搞半自动步枪？上海为什么占用了大量的材料、设备去搞当前并不急需的常规武器，破坏国防科研的生产？上海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统一计划而另搞一

套？这是为什么？一连串的疑问，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攥紧拳头，手指捏的咯咯作响。

秦大川原是机床厂工人，去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他捧着一本画报，出神地看着，眼里闪烁着泪花。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照片，把他的思绪又引向那充满悲痛的日子。长安街上人们沉默地肃立着，十里长街泪水成河。周总理的灵车，宛如一艘战舰浮在泪河的波涛上，驶向祖国的江河大地。人民的好总理啊，您慢些走，慢些走，再让我们看看您！朱德总司令脸上流露着慈祥、和蔼的笑容依依难舍地告别了祖国和人民，也终于离去了！他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回首，眷恋红色的江山。毛主席，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正在向我们挥手，指引着亿万革命人民冲破眼前的迷雾，奔向光辉灿烂的远方。苍穹深处响起了《国际歌》声：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秦大川闭上眼睛，那深沉忧悒而又十分雄浑的哀乐，在他耳边再次响起，泪水从面颊上缓缓流了下来。他转过脸去看着陈文，思绪万千，心潮起伏。稍顷，他轻声地问也在沉思中的陈文：“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祖国和人民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停顿‘红旗——二号’新产品的生产，破坏科研计划？”

陈文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象是回答秦大川，又象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不是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吗！”

“混帐逻辑，照这么说科学技术每前进一步，革命就倒

退一步？我怀疑提这种口号的人用心不良。”

“很明显，他们想把一切都搞乱，然后嫁祸于人。”

秦大川回忆着自己的成长过程，感慨地说：“我当过红卫兵，毛主席在天安门前检阅过我们的队伍。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经受考验，识别真假马列主义，敢于抗错误的潮流。十年文化大革命，深刻地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

陈文满意地看着秦大川，心里一下子豁然亮了起来：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了，祖国有希望了。

最后，他们商定：必须抓紧时间查明停产的原因，冲破障碍，试制出“红旗——二号”新产品。现在距试验场规定的成品组装时限只差十天了。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啊！

夜航机飞临上海上空，绕过闪烁着电光雷火的乌云渐渐降低了高度。陈文从舷窗往外看去，机翼下江河如带，万家灯火恰似满天星斗洒落在黄浦江上。

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

一阵寒风，几响惊雷，陈文和秦大川迎着暴风雨走去。

.....

秋夜的上海，徐汇区武康路上，路灯射出浅黄色的微光，街道两边高大的树木构成一个林荫通道，人行道两面显得幽黑昏暗。陈文和秦大川在一幢两层楼前停住脚步。他们警惕地向四处张望了一下，伸手去按电铃。门微微启开一道缝，透出一丝光亮，他们侧身挤进去，沿着一道狭窄的楼梯走上二楼一间陈设简朴、宽敞明亮的书房里。

“老梁，老梁！”……陈文冲过去热情地握着满头白发的梁泉的手。他俩互相从头到脚地打量着，象是多年不见的亲人那样深情地看着。“你这老家伙越活越结实，怎么还不让位？还不回家抱外孙去？辽宁那个‘白卷张’到处游说，动员你们让位呀，退休呀，人家还按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每月开你一百元的赎买金呢！”随后是一阵哈哈大笑。

“我的老朋友，你也是越活越年青呀！”他发现秦大川站在身后，便问道：“这位同志——？”

陈文在旁介绍说：

“这是我们的一员闯将，工人大学生。不是有人说上海如今的风气是‘大会上说假话，中会上说笑话，到家里才说真话’吗？其实，这也是被某些人给逼出来的。可是，我们这位同志倒是个开顶风船的角色，他一不怕帽子大，二不怕棍子打得重，敢于顶错误的潮流！我们俩这次到上海来，借用一句时新的词儿，就是来和他们‘对着干’的！我年纪大了，所以才请了一位年青的闯将出马！”

秦大川谦逊地说：“我是老陈同志的助手。”

梁泉在上海国防军工组工作，是爬雪山过草地长征两万五的老同志。有人曾经劝他：“船到码头车到站，已经走南闯北一辈子，也该交班退休啦。”他听了，总是先哈哈大笑一阵，然后很严肃地说：“毛主席发给我的是革命到底的全程票，怎么半道就叫我下车呢？我争的不是地位，我争的是一个发言权。为了继承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总得给我一个讲话的机会嘛！想剥夺我的发言权还不那么容易呢！”他

是一个倔强的人，今年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是当年在战场上冲杀在前的那股子劲。

屋里还有个人，身穿一套旧军装，正站在书橱前聚精会神地翻阅书籍。听到他们愉快的谈笑，他才转过脸来，向陈文热情地打招呼。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和陈文同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工作。陈文搞部队的武器装备，他当作战参谋，整天在一起打交道，进城以后才分手。他名叫李勇夫，是市委办公室的干部。

“老陈，你又到上海干什么？可要当心咧，上海有人说你是搞‘唯生产力论’的典型！”

陈文笑着回答说：“你这个书呆子，老毛病还是不改呀，见到书本就翻起来没个够，现在可不能书生气十足，要搞点阶级斗争喽。”

李勇夫捧着书本走过来说：“完全正确！是要搞阶级斗争。在战场上，在进城以后，我们和阶级敌人斗了大半辈子，谁说我们不搞阶级斗争？我现在的兴趣是要认真研究一下吕后和武则天。我总觉得《学习与批判》这本杂志，把她们吹捧得过头了，他们为什么在这两个女人身上大做文章？”

梁泉说：“吹捧古代的两个女人，是为现实的一个女人……造舆论嘛！这或许又是古为今用的‘典范’吧！人家搞洋为中用，已经‘典范’过一阵子了。唉，有什么办法呢？据说还是伟大的……”他语调里流露着讥讽的味道：“旗——手——？”

秦大川插了一句：“上海不是号称以这位‘旗手’为首的‘左派堡垒’吗！？”

“‘左派堡垒’？是有这么一种说法。还不是他们自己吹起来的！”李勇夫忿忿不平地继续说：“这个‘左派堡垒’里面的人物，把自己打扮成最革命的；他们还用种种‘最革命’的词藻和最卑鄙的手法，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他们说什么‘民主派到走资派是必然规律’。于是就搞什么‘围斗老头子，强迫转弯子，纳新进班子’；什么‘一斗、二批、三枪毙’；什么‘不斗倒，也得斗跑’，总之是帽子满天飞，棍子天天打，我看在座的各位都有点危险！”

“对我或许可以区别对待一下吧？”秦大川开玩笑地说。

“你？投降派！”

梁泉笑着说：

“怎么？洪洞县里没好人罗！我这小小的房间里都是‘一批、二斗、三枪毙’的革命对象啦！这怎么成呢？我总是感觉这种做法不符合毛主席的路线，不是共产党的传统，倒有点象国民党的那一套！”

今天，是陈文和秦大川到上海的第二天。昨天，他们听风雷机械厂的工人们反映：“红旗——二号”新产品本来可以马上组装出厂，可是上海市革委会二交组长黄涛、陈阿大竟然下令停产，而去紧急突击生产半自动步枪和微型冲锋枪。今天，他们又看到工厂在大量发放武器，而且要枪弹配套，搞武装拉练。此时，陈文从“倒有点象国民党那一套”，联想到这两天的所见所闻，立即收起了笑容，问梁泉：“难道

当前上海局势果真紧张到这种程度？”

“他们早已在装备第二武装力量，好象最近发放武器的步伐又加快了，有点激战前夜的气氛。”

李勇夫补充说：“我们都是跟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的人了，对上海这种种怪现象，应当多问几个为什么？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要联系当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来考虑问题。”

梁泉说：“最近一段时期，马天水批准发给上海民兵指挥部武器的数目是很惊人的，突击发放的半自动步枪有七万多支，机枪二百多挺。听说王洪文指定要在九月内造出五十支微型冲锋枪，还有打火机式特务手枪，防弹帽，手铐……”

李勇夫没等梁泉把话讲完，又插上来说：“上海种种反常的行动都是有来头的。毛主席逝世不久，肖林从北京回来向上海市委少数人传达了张春桥的一次谈话，王秀珍叫我整理这次谈话记录，看得出他是向上海市委的领导人部署任务。他说：‘要振奋精神，团结的面要广一些。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要看到曲折，党内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就是北京炸平，相信各地会出领袖；有这么好的群众，一定会出领袖。’……张春桥这篇谈话已经很明显地提出谁当领袖并且暗示了打仗的问题。以后，他又和马、徐、王密谈了一阵。他们密谈的内容，我就知道了。不过从上海近期发放武器，搞武装拉练之类的动作，也大致可以看出他们的

动向向了。”

陈文的眉头一直皱得紧紧的。最后，他说：“看来‘红旗——二号’新产品还得请你采取措施把它搞出来。造成这次停产的原因，我们把它搞清楚，到时候好向中央反映。”

梁泉赞同他的意见：“我明天到车间去找工人同志商量，组织力量生产‘红旗——二号’产品，保证质量好，数量够，按时运交试验场去装配。这桩事由我去办。不过——我还建议你们明天到工交组找陈阿大谈一下常规武器生产问题，他一直催得很紧，也许从他那里能摸出一些问题来。”

夜深了，一场热烈的议论结束了。梁泉推开窗户，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准备去迎接一场新的战斗！

二

第二天上午，陈文、秦大川去拜访上海滩显赫一时的头面人物陈阿大。

陈阿大倒坐南衙，总揽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的大权。此人原先在良工阀门厂是个出名的地痞流氓。他有一套跑码头、闯江湖的本事：说黑话、打哑谜、拜山门、亮海底、套交情、讲义气，总之，对青红帮那一套样样皆通。文化大革命中，他趁机大搞打砸抢抄，人称“造反阿大”，还有人给他贴上“上海工人阶级优秀代表”的标签。此后，一来二去，阴错阳差，他又混上了上海市委“列席常委”、总工会常委，还补上了个人大常委的缺，真是平步青云，扶“姚”直上！

阿大得道，猫狗升天。陈阿大的弟弟、小流氓陈阿二，仰仗阿哥的权势，强行入党，动手夺官，捞了个邮电部上海供应处党委副书记，人称“流氓书记”；陈阿大的老婆，放刁撒泼，大闹“双突”，三下五除二，入党作官，闹了个厂党委副书记，人称“泼妇书记”；姐夫作高官，阿舅也沾光，陈阿大的小舅子，走马上任，混了个公司党委副书记。此人作风粗暴，吆五喝六，经常整人，大家称他“霸王书记”。难怪有人把大字报当作春联贴在他家大门口上，“恭贺”这帮恶棍荣升。上联是：一女二男仨书记，下联是：泼妇流氓小霸王，横批是：结帮营私。

陈阿大窃取上海工交组大权以后，据说专门负责抓思想路线。有一次，在上海大厦召开的推广“国服”——开襟领连衫裙的座谈会上，他即席发表关于抓思想路线的“重要讲话”。他说：“连衫裙是新生事物，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拥护还是反对、压制还是提倡连衫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思想路线问题！感情问题！态度问题！呃，这种开襟领连衫裙集中了元唐明宋清古代服装的优良传统，要提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是古为今用的‘典范’嘛！连衫裙集中了布拉吉、晚礼服、超短裙、拖地长裙的特色，具有反修防修的现实主义，又是洋为中用的‘典范’嘛！娘儿们……，唔，女同志能穿，男子汉为什么不能穿呢？缅甸的男人不就穿裙子嘛！”说到这里，他叫上海服装公司马上送来三套连衫裙。妇联主任汪碧君穿一套浅色的当众亮相，陈阿大捡一件深色的也披挂起来，在台上左右扭摆了一阵，

又接着说下去：“男人穿有什么不好呢？打破传统封建观念嘛！孔老二几万年前搞的那一套封建迷信的东西，至今还在我们头脑里留下不少毒，几万年都没有肃清，可见根深底厚了。啊，告诉你们说吧，‘连衫裙’是有来头的，是路线斗争的产物，推广也得推，推不广也得推！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谁敢反对？有种的把手举起来！”

随后，便摆上满桌苏淮大菜，八大名酒，猜拳行令，吃喝玩乐，折腾得昏天暗地，座谈会才隆重闭幕。不久，这场“男女混合时装表演”就传到上边去了，“老娘”很快就传下懿旨来：“阿大路线觉悟是高的，他抓上海工交组是合适的，我是满意的……”

据说，陈阿大搞“三打一踢”（打乒乓、打扑克、打人，踢足球）也是很有名的。市革委会的警卫战士因为验看他的证件被打了耳光，说“这就是老子的证件”；打乒乓球的对手常因赢球而被甩过来的球拍砍伤面孔；至于因打扑克赢了他被他搥上三拳两掌，而弄得鼻青脸肿的就更是大有人在。

陈阿大给上海人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二十三干”的名言。一次，他在上海电影工业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上，做了一个不长不短的发言。他说：“阿拉是管电影工业的，看外国参考片阿拉是够资格的。最近看的一部《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就蛮有精神嘛！……，其实，女人天生地造的就是比男人强，江青同志抓了电影文化艺术激情创作‘三突

出’的原则问题，啊——，我说的是甚么意思？你们懂不懂这个道理？反正是我们阶级斗争占领舞台，就百花吐烟！几部影片的主角都是女的嘛！……，这就要有敢于造反，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嘛！懂不懂这个道理？我们就要用这种精神去促生产嘛！首先就要大干，其次是苦干，再加上这二、二、二——，”他停顿下来，费力地看稿子，“是的，是二十三干！大干就不是小干，苦干当然不甜喽。这二十三干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猜猜——！我量你们也猜不中嘛！这二十三干就是拿出十二分的干劲是不够的，还要翻一番！应当使出二十四分干劲，那又为什么叫二十三干呢？这就是留有余地的精神，领导艺术嘛！……”尽管他大讲这二十三干的深远意义，可听众还是茫然莫解，只有抄稿的那位秘书在一旁唉声叹气地嘟囔了一句：“大干、苦干加巧干嘛，怎么把巧字念成阿拉伯数码 23 啦？我的天爷，亏他还会解释一番！”

对于陈阿大的这些事迹，陈文和秦大川早有风闻，但还半信半疑。今天可以当面见识见识，他们倒也高兴。汽车很快开到了外滩市革委会大楼门口。二人走了进去。只见工交组副组长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一个人背朝外弓着腰堵在门口，情景很古怪。陈文和秦大川还没闹清楚是怎么回事，忽听有人一声大叫：“注意，来罗！”只见门口那人一个鱼跃扑向前去，接住了一个飞来的足球。“好样的，老子再来一脚！”

秦大川一怔，以为走进了体育馆。他从守门员肩头往

屋里看去：办公桌、沙发，一应俱全。但满地是碰碎的茶杯，打翻的墨水瓶，散落的文件；墙上布满了球印，日光灯管断成两截垂挂下来。一个胖头虎脑、四肢发达的矮胖子，正拉开架势准备射门，那个战战兢兢的守门员，正在聚精会神地死盯着对方的腿脚。过了一刻，趁着“暂停”的间隙，秦大川走过去说明来意。那位眼窝青肿、嘴角出血的守门员自称是钱秘书，苦笑着说：“首长今晚要去参加一场球赛，练练腿脚，你们二位请到会客室稍候一刻，等待接见。”

陈文、秦大川在会客室里等了约摸一刻钟，门开了，那个刚才射门的矮胖子一步三摇地走了进来。他带理不睬地斜溜了陈文和秦大川一眼，伸过手来傲慢地抖动几下，粗声粗气地说：“我是阿大，听说你们是来追查我们的！搞常规兵器是备战任务嘛！君不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吗？你们来，我代表个人表示欢迎嘛！你们查看看？”他大模大样地坐在正中的沙发上，翘起二郎腿，点枝烟狠吸了几口，喷出一串白圈圈，得意地抖动着脚尖，似乎还在练习带球传递的动作。

陈文、秦大川两人无可奈何地相视一笑。为了摸清情况，他俩委婉地表示希望上海抓紧把“红旗——二号”新产品及时生产出来，交付试验场去装配。同时，还希望他介绍一下上海工交战线抓生产的经验和上海工人大干社会主义的表现。

“光讲干劲，不讲路线是不对的！工作上辛辛苦苦，路线上必然是糊里糊涂。只要路线正确，一吨钢不产，一吨煤

不出，也要开庆祝大会；路线不正确，出一亿吨钢也要变修。你们来学习经验，首先要从路线学起嘛！我讲经验也要从路线讲起……呃，依懂不懂这个道理？”说着，陈阿大扳起指头，说他要讲十个问题。第一照例是讲上海的革命历史，第二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第三讲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到问题，第四讲突出政治问题，第五讲……

下面，陈阿大的这篇谈话记录，时至今日已无法再找本人审阅了。此人张口“马列”，闭口“革命”，有如洪水滔滔。理论玄妙，莫测高深，他自己也不甚了了。信口雌黄，野狐谈禅，纯属胡说八道。杈拉赤佬^①，驴球马蛋，也均录以备考。文理不通，逻辑混乱，一概悉如原貌。奇谈怪论，荒诞不经，颠三倒四，不知所云之处，未敢妄加删节，概如原话录下：

“先讲我们革命的历史，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嘛！不讲革命历史就不是革命历史唯物主义者。依懂弗懂这个道理？啥个叫革命？革命就是造反嘛！就是反潮流嘛！就是‘对着干’嘛！……老子就是头上长角，浑身有刺，造反冲杀起家的！上海革命历史，阿拉向外国人也讲过的，革命传统教育嘛！想当年，洪文带领弟兄哥儿们北上控告，火车到安亭站受阻，春桥来处理‘安亭事件’，来时气势汹汹，后来表扬我们哥儿们干的不错。他说：‘你们是革命行动，你们是上海工人阶级优秀分子，是工人阶级未来的领导力量，我是满腔

① 杈拉，上海小流氓黑话，意即纠伙去调戏妇女。赤佬，骂人土话。

热忱支持你们的。’经春桥这么一封，我们才弄懂原来这他妈就是革命，我们成了革命家！从此，‘工总司’的山头就拉起来了，大哥王洪文当司令，潘国平当副司令，阿拉排行老三，还有蒋二法，叶昌明。这些就是当时的领导人。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复杂的，坦然的，不太平的哩！潘国平他妈的当副帅嫌不过瘾，他勾结‘二兵团’的头头耿贴金、唐扑克，妄图推翻王司令，把我们吞掉！洪文大哥一看不妙，急忙来了个上海全市各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协商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洪文这一手真高！高！名义上的大联合，实质上的大吞并，胜利果实我们独占了！接着又来个‘一月夺权’，也就是那震撼全国的‘一月革命’。伟大呀！革命就是夺取政权嘛！这时，（陈阿大眉飞色舞，竖起大拇指）春桥考虑到阿拉队伍里除了洪文以外还没个有党票的，需要充实加强领导班子，才把上棉三十厂的技术员、文革主任王秀珍提上来当个小头头。哼，现在够神气的咧，市委书记！拉来徐汇区联络站的金弗敏负责组织工作。至于我本人，原来填表写的是‘中共群众’，以后春桥拉我当‘九大’代表，才临时补办手续当上中共党员的。还有那个黄金海更是一条好汉，……那年八月，打‘联司’，双方火拚，大打出手，洪文被围在地下室，敌人带着武器冲破二道防线……在这危急关头，千军没法当的当口，只见几个‘人民警察’象天神下凡似地出现在战场，隔开交战双方，出示逮捕证，把洪文和一帮指战员抓进囚车开走。转移到安全地带以后，一个‘警察’才把制服一脱，眼镜一摘，露出本相，是妈个屁的黄金海！

大家又惊又喜，这小子深入重围救圣驾，好汉威镇上海滩哪！洪文大哥也够朋友，给他入了党，封个上海市委列席常委，人大代表，还扛着个市革委财贸组长的官衔，光宗耀祖，祖坟上冒了三丈青烟呢！自打这次交战以后，江青首长总结了我们的打砸抢抓抄的经验。唔！就是那充满阶级感情的四字方针——‘文攻武卫’的著名口号。有了‘文攻武卫’，我们就横行无阻了，头戴柳条帽，手持水火棍，谁个不服就压，压就是‘文攻’，压不服就打，打就叫‘武卫’。有道是‘文攻武卫’是个宝，阶级斗争少不了，有理无理二十棍，先打后说踢三脚！喏喏喏喏，阿拉扯远了，我们这个帮档的革命创始成员中，还有叶昌明，原是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员。这家伙刁钻古怪，精明强干，听说一件谋杀人命的案件沾他的嫌疑，日子不好混咧！这节骨眼上，春桥亲自出面拉扯了他一把，说：‘对叶昌明入党问题，上面要帮帮忙。’三月初搞了个调查组，七调八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叶昌明就入了党，当了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市委列席常委的大官。讲上海革命历史，总得要讲女同志，半边天嘛！汪碧君这样的人在女同志中是少有的，秀珍说我们就是要碧君这样能冲冲打打、出头露面的人。提起这娘儿们也够出风头的了。她穿着既朴素又时髦；她勇于打破封建，吸烟，喝酒，玩玩闹闹，样样在行，大小场面都拿得起放得下，称得起里里外外一把手。洪文安排她当十大候补中委、市妇联主任、市委列席常委，也够朋友啦。呃，还要她出国当妇女代表团长，依我看外交部长都够格，女大使，女外长嘛！还有能说会写的戴立清，

绰号叫溜子，以前是个投机倒把的小商贩，参加造反革命以后，现在是后方基地党委书记。洪文当年的保镖马振龙当了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什么手表、自行车、照相机、打火机、饼干、罐头……都给洪文往京里送。另一个小保镖廖如康，是当今王副主席的大秘书，常驻上海的小太上皇。还有祝甲耀他搞了一段专案组，死命效忠洪文，先当上机关事务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后当十大中委，眼下是公安部我们的副部长，官儿够大的咧。洪文为人就是讲哥儿们义气，够朋友。凡是当年对他有好处的人，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就连当年在安亭给春桥打洋伞、安装广播喇叭的人，也都有官儿当。啊，我讲了老半天，你听懂了没？”

“上海革命领袖之中，我们这一帮口是武的，还有一帮口是文的。那是春桥为首的罗！呃，春桥有春桥思想。还有文元，文元有文元道路。往下就数徐老三了。徐老三就是书记徐步贤，不简单咧，江青亲自给徐老三照过标准像的，标准像！……他手下有朱庸嘉、王短常、何似可、肖林，都是满肚子墨汁，满脑子文章，满嘴理论的大秀才。这一文一武两个帮口团结到一起，团结就是力量嘛！呃——，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如今，不客气说，我们这个帮口壮大啦，我们掌权啦，坐天下啦，上海市委是我们的！上海区县局，工青妇各条线上都有我们的力量！但是，他妈个屁，现实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有人说我们是青红帮！青红帮！（陈阿大拳头一挥，噌地一家伙跳了三尺多高，他那胖脑瓜太阳穴的青筋都蹦出来，咬牙切齿地吼叫起来）这是他妈的政治谣